

徐晨达◎著

无论英雄，无论枭雄，
在他们斩杀侵略者的
滴血刀锋上，
闪烁着同样伟大的荣耀！

滴血的刀刃

上册
三湘乱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徐晨达◎著

热血的敌人

上册
三湘乱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内容简介 ·

上卷

驻守赣北会埠地区的国民党六十军某团一连在连长陆蕴轩、副连长杨尚武等人的率领下，奉命全连驻守某个无名高地，伏击负责日军供给会埠主战场上主力部队的一支运输车队。怎料情报出错，护送车队的日本士兵足足有一个步兵大队，人数近千人，而且配备有中型坦克和步兵炮等重型武器，并且指挥官是拥有日本贵族血统的藤原日次郎大佐。骑虎难下的陆蕴轩等人为了完成军令，不得不硬着头皮向日军发动攻击。

措手不及的日本军队在伏击战初期伤亡惨重，当先开道的日军小队队长佐佐木更是被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得狼狽不堪，抱头鼠窜。就在中国守军以为日军被自己的阵势震慑住，会乖乖绕路的当口，稳住阵脚的日军步兵大队在指挥官藤原日次郎的亲自指挥下，分成三个梯队，对一连驻守的高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防线很快被攻破，二排长崔建英勇牺牲，一排长赵胜才腿部负伤，三排二班班长更是怀抱着炸药包和日军坦克同归于尽。

就在此危急之时，一支一千多人的部队在团长林振飞带领下，前来增援困守高地的一连。在得知日军后方的临时战地指挥所兵力薄弱之后，林振飞率领突击小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日军背后。在警卫排排长孙天勇的协助下，一举击杀了这支日军步兵大队的最高指挥官藤原日次郎大佐，炸毁了日军运输油料和弹药的卡车，并全身而退。

愤怒的日军开始疯狂地追杀林振飞和孙天勇等人，但却落入了林振飞的参谋副官黄泽成少校设下的伏击圈，经过一番激战，死伤无数，只好撤回奉新方向。而急于与南下的大部队汇合的林振飞，委派黄泽成率领一支五十多人的小队，留在当地继续搜寻失踪的孙天勇以及聚拢被打散的一连将士，自己则率领其余的主力部队南下，增援宜丰、高安等方向的中国守军。

与此同时，驻守高安的中国守军四十九军面对着日军一零一师团的猛攻，两天之内就已伤亡两千余人，损失惨重。其中一零五师在师长王轶汉的率领下，一天之内打退了日军数十次冲锋，在前沿阵地全部被日军突破的不利战局下，坚守第二道防线，顶住了日军连续两天的猛攻，逼得弹药紧缺的大久保旅团不得不向已经攻下会埠的日军一零六师团求援。

刚刚攻下会埠城还没来得及休整的日军一零六师团派第一旅团一部分兵力先行赶往增援，不料在会埠以南、高安以北的丘陵地带，遭遇了消息灵通的林振飞率领的新一团的浴血阻击，日军增援部队被堵在半道上达数小时之久。



	第	
	·	
001	恶战来临	01
013	铁骨铮铮	02
024	同袍之情	03
036	最后的底牌	04
045	杯水车薪	05
051	斩首行动	06
062	请君入瓮	07
071	力挽长矢射天狼	08
083	斗法	09
092	兵行险招	10
101	浴血阻击	11
110	凶狠反扑	12
119	宁为玉碎	13
125	钢与火的较量	14
137	刘家庄	15
146	肩上的重任	16
152	新仇旧恨	17
	·	
	章	

第

- 18 咎由自取 161
- 19 恩威并重 170
- 20 妙计 179
- 21 暗流涌动 188
- 22 狭路相逢 197
- 23 晓以利害 206
- 24 有钱能使鬼推磨 212
- 25 山雨欲来风满楼 221
- 26 卧底现形 230
- 27 秘计发动 238
- 28 小人得志 247
- 29 死生之间 256
- 30 开弓没有回头箭 268
- 31 拔枪对峙 274
- 32 狗急跳墙 280
- 33 鱼死网破 286
- 34 过河拆桥 294

章



第 1 章

恶战来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赣北会埠东北八华里的无名丘陵高地上。

这座小山是守卫会埠的中国军队六十军设在主防御阵地外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制高点之一，这一带都是丘陵地貌，穿行其中的道路狭窄而复杂，很不利于大规模的部队行军活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几乎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遍地都是接近半人高的杂草以及沙砾石头，山体为风化岩石构造，没有直接的公路可供上下山。山顶处众多两米多高的裸露的巨岩，便于守军建立防御工事。山头的四周是一段比较开阔的平地，从山顶可以封锁住山脚下唯一的一条蜿蜒曲折而过的公路。

陆蕴轩正在指挥着一队国军士兵在阵地上挖掘着战壕，并在阵地正面布置一些针对日军步兵的地雷。忽然陆蕴轩似乎听到了一阵隐隐约约的隆隆声，他手搭凉棚向着阵地前方的那条满是沙尘的土路看去，赣北山区的晨雾导致远处的地平线依旧是白茫茫的一片，除了几座小丘陵那朦胧的身形外，阵地前方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变化。他转过头去对身边的传令兵说道：“让弟兄们再加把劲，把战壕再挖深一尺。”随即又从身边的小跟班张朝才手中接过望远镜，向着阵地前方的那一片开阔地仔细看去，他是个仔细认真，甚至有些较劲执拗的军人，同时也是个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就从黄埔军校毕业，经历过徐州会战、淞沪会战的老兵。军校里的学习以及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枪炮之中的洗礼，让他明白小心谨慎是军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也是他能够活到现在的最大的资本。

陆蕴轩是国军十九集团军第六十军暂编第一师四十九旅独立团二营一连上尉连长。他奉命率领一连共一百四十四人外加会埠保安团一个小队（相当于半个排）二十六

人，共计一百七十人防守独立团侧翼阵地的这个三四十米高的无名丘陵阵地。而他们独立团的任务就是就地设伏，阻击从奉新前来，给进攻会埠城北的日军一零六师团的第二旅团第一步兵联队进行补给的一支补给车队。而他们连队的任务就是绕过日军步兵联队的正面，从侧面阵地突然出现阻击这支敌军，他们这百十来号人就如同一枚暗器，一柄淬毒的匕首，要在敌人背后狠狠捅上一刀，教训一下猖狂的日本鬼子。为了更好地牵制以及偷袭得手，陆蕴轩特地挖深了战壕，又找来许多的树枝、荆棘等物覆盖在阵地、士兵和武器身上，让他们更不易被发觉。现在架设在阵地最高处、沙袋夯土掩体中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和三箱子弹就是送给小鬼子最好的见面礼。

赣北的这次防御作战是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将军精心准备，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十六个军三十多个师约四十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组织防御，消灭进攻的日军。此次会战，正面防御战斗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而陆蕴轩所在的第十九集团军就是赣北战场上的防御主力。

而这次作战，小日本也是不惜血本，花了大价钱。日军第十一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集中了最为精锐的第六、第三十三、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及三个旅团约十万兵力，在侵华战争头子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所谓的“湘赣会战”，进攻长沙。意图一举攻占湖湘重镇长沙，并将第九战区抵抗大部一举围歼在长沙城下，极大地打击中国抗日官兵的士气和意志。

不过虽说他们一连是独立团侧翼阵地的一枚暗器、一柄尖刀，但此时的无名丘陵高地上，仅有一连一个连满编制一百四十四人和一个保安团小队的民兵和退伍的老兵油子把守。所有的重火力就是五门六零迫击炮，两门国产82式迫击炮，一挺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掷弹筒。虽然力量单薄，不值一晒，但这个小小的连队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从徐州会战、淞沪会战的幸存老兵之中抽调出来的，可以说都是已经死过好几回的老兵油子了，所以面对装备占优的日军也并不畏惧，他们在连长陆蕴轩的指挥下，第一时间加强了防御力量。

陆蕴轩第一时间指挥手下的士兵依照丘陵高低的地势修建了临时野战防御设施，在几个制高点用沙袋混合夯土木排设置了迫击炮阵地和机枪掩体。火力最强的那挺马克沁水冷式机枪则位于一道天然的石墙之后，外部设置了大量伪装用的树枝、野蒿草等物，只露出了一个射击口以及瞭望口，随时可以出其不意地冒出来，突然开火，压制并大量杀伤阵地正面的日军步兵。在阵地靠后的乱石堆里，设置了六零迫击炮和国产82式迫击炮阵地，可以用来压制仰攻的日军步兵。其余士兵则分成小组，分别利用丘陵高地上的战壕、石壁、乱石堆以及木排隐住身形，静候步兵联队的到来。

陆蕴轩所在的临时指挥所就是这个高地防守体系的中坚，这个小小的连部指挥所拥有一个坚固的天然防御掩体，这是一个用丘陵顶端天然的巨石混合沙袋构筑而成的掩体，为了防止日军的重火力以及爆炸的弹片击穿沙袋，沙袋之外还有一圈足足有成人大腿粗细的原木捆扎而成的木排。木排与木排之间全都用两个拇指粗细的麻绳横一道、斜一道地捆成了斜十字形，一般的爆炸根本无法撕裂这些木排。而丘陵顶端的那几块高达两米、长七八米、宽三四米的天然巨石更是让他喜出望外。

他立刻带领自己的手下将这几块围拢的大岩石之间的空间建设成了自己的连部指挥所以及阵地上防御体系的中坚。在巨石与沙袋掩体后一左一右架设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可以组成交叉火力，封锁这个掩体正前方五十米范围内的阵地。在指挥所的侧翼又配备了多个掷弹筒，在石墙后又构置了沙包掩体，组成了一个简单但却十分有效的防御设施。为了将这个防御体系真正地做到固若金汤，陆蕴轩一天一夜下来几乎没怎么休息，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亲手营建的防御阵地。又觉得有些不放心，顾不上喝口水、吃些饭休息一下，又指挥监督自己的手下，在阵地前方那条土公路上以及阵地前方的半山腰埋设了二十多枚反步兵雷。这些地雷都是他向团长求爷爷告奶奶要来的，据说是德国货，威力要比国产的土地雷强上数倍。

现在构筑工事埋设地雷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小鬼子主动送上门来挨枪子了。忙碌了一天一夜的士兵们早已经疲惫不堪，趁着小鬼子那给步兵联队补给的车队还没有赶到，开始抓紧时间窝在自己的设伏位置吃点喝点东西，小憩一会儿，当然这种小憩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种，在战场熟睡无异于找死。

陆蕴轩的连队里一共有百四十四个人，是一个标准的连级配置，最高军事长官就是他这个上尉连长。作为装备着法式武器的滇军部队，他们的火力十分地一般，除了人手一支刚刚投产不久的中正步枪之外，整个连队只有四挺捷克式轻机枪，一挺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五门六零迫击炮和两门国产的82式迫击炮，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掷弹筒，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不过好在弹药相比于其他连队还算充足，每个士兵都配发了一百五十发步枪子弹，马克沁重机枪也配备有整整三箱的子弹，除了一些国产的手榴弹之外还有一部分燃烧瓶，凑合着也能使。

团长让他担任掩护团部侧翼安全的任务。特别关照给了他三门六零迫击炮、两门82式迫击炮以及两挺捷克式轻机枪，使他的连队活力要比其他兄弟连队强上那么一点点。但是陆蕴轩并不认为单单依靠自己手中的这几条破枪，就能够抵挡敌人整整一个步兵大队的大规模进攻。听说这次小鬼子派来的都是火力最强、人数最多的精锐师团，都配备有97式坦克保驾护航。虽然这种自重十五吨的轻型坦克移动速度慢，火力弱，装甲薄，

在苏制、德制坦克面前就好像玩具一般不值一晒。但是在缺乏重武器，尤其是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面前，它无疑就是所有步兵的噩梦。此刻陆蕴轩心底最大的担忧就是自己的部队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如果团长能给他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他的内心也能踏实许多。不过他们只是一个普通连队，山炮这种紧俏货连团部都没有几门，根本不可能发给他们一个担任挡枪子任务的连队的。

陆蕴轩又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阵地前方蜿蜒而过的那条通往奉新方向的公路，直到确认一切如常，才放下望远镜，接过了被戏称为“警卫员”的小战士张朝才递过来的一个冷馒头。由于时间关系，这个白面馒头早已经变得又冷又硬，陆蕴轩胡乱咬了几口，匆匆了事。陆蕴轩艰难地咽下了口中的冷馒头，又接过水壶，灌了几大口凉水，准备趁着作战间隙小憩一会儿，毕竟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了。

但就在这个当口，那个若隐若现的隆隆声突然又响了起来，而且比刚才更加清晰。陆蕴轩不由得脸色一变，连忙抓起望远镜再度看去。随即他突然转过身来，对身边的通讯员和士兵们大吼一声：“全连战备——发现日军补给车队！”

当天中午十一时三十七分，日军一零六师团第二旅团第一步兵联队下辖的第三步兵大队在五辆97式中型坦克的掩护之下，沿着奉新通往会埠的公路高速行驶，逼近了会埠北门。长长的由摩托车、十几辆十轮载重卡车、自行车、步兵组成的急行军队列，向会埠小城全速飞来。隆隆的坦克以及行军队列扬起了阵阵尘土，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丘陵高地上的一连全连进入了戒备状态。

日军一零六师团第二旅团第一步兵联队，下辖的第三步兵大队指挥官是日本贵族藤原日次郎大佐，此刻他正环抱着佐官刀端坐在97式军用侧三轮摩托车车斗里。藤原大佐紧了紧军大衣的领子，保持着作为日本贵族以及高级军官的威严和体面。他掏出一架军用望远镜，仔细地凝视了一下公路前方的那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高地。

赣北潮湿而黏稠的晨雾已经在正午的阳光之下逐渐消散，透过望远镜看过去，前方是几个生长着茂盛的半人多高的杂草的小山丘，山顶之上还有好几块巨大的岩石，斑驳的身躯突兀地竖立在山顶之上，好似守护丘陵之中那条满是沙土的公路的巨人一般。而沿着这条土路，翻过眼前的这片丘陵高地再过去八华里，就是自己率领的军队此行需要增援的会埠老城。此刻身边的摩托车后座上，参谋已经把标注有会埠、奉新周围地貌以及国民党军队大致布防位置的军用地图摊开交给了藤原。藤原一边核对着地图的标识，一边用手中的望远镜把周围的山地和道路都仔细观看了一番。

看着前方五百公尺左右的那片丘陵高地，藤原的双眉不禁轻蔑地挑动了一下。他举

起戴着白手套的大手，做了个停止前进的动作，顿时身后另一辆97式三轮摩托上的传令兵立即拿起一个军号，“嘟嘟嘟嘟”吹了起来，原本快速行进的部队倏地停下了脚步，好似被施了定身法一般。

“佐佐木！”藤原冲着前方开道的一辆97式三轮摩托车里的小个子军官喊道。

“哈依！大佐阁下有何命令？”听到藤原的召唤，一个精瘦的如同猴子一般、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个子男人迅速从车斗里跳了出来，一溜小跑来到了藤原的车前，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军礼。

“佐佐木，看到那片丘陵高地了么？”藤原指着公路前方五百公尺需要穿越的那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高地说道。

“哈依！难道阁下认为无能的支那军队会在这片丘陵高地上设伏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航空兵已经针对会埠的支那军队防线实施了连续三天的密集轰炸，他们还敢暴露在丘陵高地这种容易被发现的地带么？”佐佐木拿起自己的望远镜，仔细查看了一番眼前的那片丘陵地。最近连续的胜仗使得这个小小的步兵小队上尉队长也沾染上了骄纵傲气的毛病，认为在日本军队面前，装备落后、单兵素质低下的中国军队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只能被动挨打。

“佐佐木你把支那军人看轻了，他们毕竟是悠久古老的民族，天生就有一种越挫越勇的劲头。难道你不记得喜峰口、台儿庄的事了么？就是因为当时部队的指挥官轻视了对手，这才折了我们皇军的脸面。”藤原大佐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个小小的山头上真的会有支那军队的伏击圈么？”佐佐木开始有些动摇了。

“不知道！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小心驶得万年船。佐佐木你带一小队士兵过去侦察一下。佐佐木，打起精神，放下你轻视敌人的心态。无论敌人如何地弱小，你都要百分之百全力应对，这是对敌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让一辆97式坦克为先导，步兵跟进，如果山顶有敌人，给我一个冲击就把山头拿下来！”

“哈依！这片丘陵高地的地形并不险要，地势也很平坦。如果山顶上有支那军队驻守，我只要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给全歼了！”佐佐木大言不惭地说道。

藤原大佐看着佐佐木那副志在必得的架势，嘴角只是微微上扬，仿佛是冷笑一般。他从军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只黄金怀表，看了看，现在是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

“给你们十五分钟，不管有无敌军，都必须迅速占领那座山头！”藤原举起望远镜，又朝那座横断在自己面前的高地说道。

“哈依，保证完成任务！”佐佐木敬了一个军礼，随即就跑到了行军队列的一边，拔出了腰间的尉官刀，扯着嗓子大吼道，“第一步兵小队集合！”

随即打头的六十多个日军士兵迅速脱离行军队列站到了公路边上。而一辆97式中型坦克也响起了隆隆的引擎声，开始在原地笨拙地掉头，炮口缓缓指向陆蕴轩连队所在的那个无名高地。

佐佐木举着尉官刀，一下爬上了97式坦克的炮塔，打开炮塔的顶盖，身子半截进入了坦克车中，一挥手中的尉官刀，扯着嗓子，好似好斗的公鸡一般，对准无名高地，向手下的那六十多名日军喊道：“第一步兵小队，目标前方五百公尺的无名高地，前进！”

体形庞大的97式中型坦克的尾部冒起了一股浓郁的黑烟，柴油引擎好像疯狂而嗜血的野兽，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吼。随即如同一头狰狞而庞大的巨兽一般，挪动着笨拙的身躯，沿着那条满是沙尘的土公路，向着高地方向开去。随着佐佐木一声令下，第一步兵小队以97式中型坦克为先导，步兵手持轻机枪、步枪，六十多人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紧跟在坦克身后，向着那无名高地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

此前日军航空兵已经一连三天对会埠小城以及附近的中国军队防线进行了轰炸袭击，根据投诚的伪军以及侦察机提供的情报，防守会埠地区的是国民党六十军一部，而担任东北方向守备任务的是旗下的暂编第一师独立团，总人数不会超过一千四百人，并且装备落后，大多都是国械，只装备有少量的法制武器，并且缺乏有效的反坦克重武器。藤原大佐认为即使那丘陵高地上有中国军队驻扎，他也不打算进行火力准备，决定直接派一个步兵小队打进去歼灭这股中国军队。

与此同时，无名高地，第一连指挥所。

正当藤原和佐佐木计划占领这座山头的时候，陆蕴轩和他的手下也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山脚下日军的一举一动，他们各自蹲在石墙、沙袋后的工事中、战壕里。他们的手里端着上了子弹的中正步枪，隐藏得很好的马克沁和捷克式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山脚下的日军，各个射击位置上都配备了一摞拧开盖的手榴弹。这在这些士兵心里漾起了浴血奋战的感觉，这种感觉淹没了在一连串的败仗之中，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那种悲凉无助的感觉。现在他们就好像红了眼的群狼，眼中只有复仇二字。

“小张！以前见过坦克车吗？”陆蕴轩注视着正前方，那里日军小队的97式中型坦克正在隆隆地逼近，他不为所动地询问着身边新近的小跟班张朝才，他的前一个负责照顾日常起居的跟班新兵，在鄂北的一次战斗中被日军战斗机投掷的燃烧弹烧成了焦炭，身边这个年龄不超过二十二岁的张朝才是团部在此次战斗之前临时给他指派的，主要负责保护他的安全，陆蕴轩也知道自己这个级别的军官是不配拥有警卫的，这只是因为自己过去执行过秘密任务，上头对他格外器重而已。

“没有，连长！”张朝才干脆地回答道。他和陆蕴轩一样手握中正步枪，紧张地注视着正前方山脚下的公路。

“没关系，这97式中型坦克不过是个王八壳子罢了。机动性能、火力以及防护都很差。看到车顶上那个小日本指挥官了么？一会儿我开枪你也跟着开枪，对着装甲车顶盖打那个指挥官和他身边的机枪手。”

“是，连长！”年轻的声音微微有些紧张，张朝才不由得紧了紧手中握着的步枪，想要从这杆差不多一人高的步枪之中获得勇气和力量。

山脚下两个手持96式机枪的日军士兵在97式坦克的掩护之下，猫着腰迅速上前，快速地卧倒，一左一右架设好了两挺机枪，再往后，十几名日军士兵呈扇形迅速跟上，或者卧倒或者半蹲，各自举枪瞄准。在他们身后，几个抬着迫击炮的士兵在十几名日军持枪掩护之下，溜一小跑，钻入了一道岩石背后，搁下炮筒，支起三脚架，调试弹道，迅速架设好了临时的迫击炮阵地。

其余士兵则是五六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之间大约空开七八米，三三两两呈扇形包围阵形，慢慢向着无名高地的第一道隐蔽工事前的雷区摸了过来。

“连长，让弟兄们动手吧！”负责山顶工事守卫的二排排长大胡子崔建猫着腰，溜一小跑窜到了陆蕴轩身边，趴在沙袋和岩石构筑成的工事上急切地请战道。他瞥了一眼身后的那挺隐蔽得很好的马克沁重机枪，只要那家伙一开火，保准能扫到一大片鬼子。

“不急，等他们距离接近再狠狠地收拾他们！”陆蕴轩忍耐地说道，“我们在高处，他们在山下，仰攻起来可比我们费劲多了。现在先让小鬼子的步兵尝尝我们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地雷的滋味吧！”

乘坐在97式中型坦克炮塔上的佐佐木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大日本皇军的太阳旗在长沙城的上空猎猎飞扬的情景，丝毫没有预料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伏击圈里。虽然一队队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猫着腰排成了三叉戟队列向着第一道防御工事慢慢逼近，但是没有接到陆蕴轩所发出的开火命令，谁都不敢率先开枪。此时的第一连士兵们都匍匐在工事中，枪弹上膛，沉默地等待着开火的命令。马克沁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虎视眈眈地对着日本人来的方向，镶满黄澄澄子弹的弹链垂在子弹箱里。捷克式轻机枪和中正步枪旁堆着一堆装满实弹的弹夹，还有大批已经拧开盖的手榴弹……

陆蕴轩依旧好似一尊石像一般，趴着一动不动，好似蛰伏着的猛虎一般，沉默着，尽管身边的士兵们都急切地用好似要喷出火来的眼神看着他，他却仍然沉默不语。直到佐佐木乘坐的那辆97式中型坦克已经到了距离第一道防线只有三十公尺的时候，陆蕴轩

这才一拧脖子，好似蛰伏许久终于要大发神威的猛虎一般大吼一声：“开火！”

“砰！”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中正步枪的7.9毫米子弹伴随着一道火光，从枪管里激射而出，直接命中了97式坦克炮塔上的机枪手的头颅，那个倒霉家伙的脑袋立即如同熟透的西瓜一般炸裂开来，一股血雾从他后脑勺上喷溅开来，鲜血伴随脑浆溅了目瞪口呆的佐佐木一头一脸。

与此同时，前边三十公尺那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杂草丛中忽然齐齐火光一闪，中正步枪一个齐射，当即就有五六个日本兵血溅当场，闷哼一声倒了下去。随即就是七八枚手榴弹直接落在了97式坦克四周士兵最集中的地方。顿时，车上、车下轰隆轰隆爆炸之声络绎不绝，爆炸产生的硝烟瞬间吞没了整辆战车。好在佐佐木反应快，在机枪手被击毙的同时就盖上顶盖，躲入了坦克车身之内。

好在97式中型坦克虽然装甲防护能力薄弱，但好歹不是几枚手榴弹就能摧毁的，饶是如此，坦克里的车组成员以及佐佐木本人也是被炸得七荤八素。虽然他们都没有受伤，不过手榴弹的爆炸威力确实让伴随坦克前进的步兵损失惨重。当下就有五六个日本兵被炸得四分五裂，浑身上下面目全非好似焦炭一般。侥幸不死的那几个也是个挂彩，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其余搜索前进的日军士兵见到前方的草丛之中突然飞出了好几枚手榴弹，当即开枪还击，但他们刚刚零星放了几枪，突突突突——沉默许久的马克沁重机枪终于开火了，纷飞的子弹直接雨点般打在了人群中 and 97式坦克车上，瞬间打得坦克车上火花四射。几个半蹲着举枪还击的日军步兵顷刻被打得血肉横飞。

经历了猝然遭遇阻击的慌乱之后，日军迅速恢复了镇定，部队最后方的迫击炮小队开火了，日军步兵大量配备的大正十年掷弹筒、89式掷弹筒以及一门大正十一年式70毫米曲射步兵炮，也同时向山头阵地方向发射了十几发炮弹。虽然大正十年掷弹筒炮口直径只有50毫米，而且有效射程不足二百米，但是在这种近距离的攻坚战场上，其轻便小巧、易于运输的特性还是十分值得称道的。迫击炮小队以及单兵携带的掷弹筒投弹组一阵炮火压制之后，被炸得七荤八素的97式中型坦克上的成员也恢复了神志，炮塔上与主炮同轴的重机枪突突突地倾泻着子弹，机枪口喷射着恶毒的火舌，扫射着前方三十多公尺的第一连防线。

缓过劲来的97式中型坦克好似一头恼羞成怒的恶兽，对于前方阻挡它前进的一连战士没有丝毫的客气，直接使用自己的97式57毫米短身管火炮以及同轴机枪，向一连第一道防线倾泻了铺天盖地一般的枪弹。

一瞬间，整个前沿防线都被97式中型坦克以及日军迫击炮小队的炮火所笼罩，飞舞

的弹片以及97式坦克7.7毫米的中机枪子弹疯狂地倾泻在沙袋上、木排上、岩石屏障上，几个没注意隐蔽的战士顷刻之间就被打成了筛子。猛烈的爆炸声淹没了一切声响，负责一连守备任务的一排士兵们完全被日军小队强大的火力给压制了下去，蜷伏在掩体里根本不能动弹露头，排山倒海的爆炸声以及爆炸产生的灼热气浪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身子仿佛融化了的感觉，身躯在剧烈的冲击波中不停地颤抖着，头上不时有炸裂的岩石、飞扬的尘土劈头盖脸地落下。

发射完十几发57毫米榴弹之后，97式中型坦克的炮塔耀武扬威地在一排阵地前转动了两下，又使用前置同轴机枪扫射了一番，见原本抵抗激烈的阵地之上已然没有任何抵抗和反应之后，才重新冒起了一股黑烟，隆隆地向着前沿阵地碾压过来。

轰！97式中型坦克刚刚行驶了五六米，突然左侧履带之下冒起一道火光，一枚埋设在阵地之前的德国产反步兵雷直接命中了坦克左侧履带，爆炸和黑烟传来，97式坦克车身也是微微一震。

又是一阵黑烟冒出，97式中型坦克开始在原地笨拙地转向，柴油发动机怒吼咆哮着，给庞大的身躯提供动力，试图避开眼前的这片雷区。但是刚刚挪动了一下，轰的一声，巨响又再次传来，又一枚地雷命中了97式中型坦克的右侧承重轮，车身再次一震，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伴随跟进的日本兵在96式机枪的掩护之下，猫着腰，三步一枪地跟进了上来。这时阵地制高点上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以及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又再次开火了，黄澄澄的弹壳劈里啪啦地散落在一边，三道交叉的火线直接打入了日军藏身的杂草丛之中，在炽热的弹丸的冲击之下，八九个日军登时血肉飞溅，在惨烈、哀嚎的尖叫声中所有的肉体都被绞成了碎片。

既然是实战就不怕浪费，第九战区已经为此次会战准备了充足的弹药，一连的将士们敞开地使用子弹，疯狂地倾泻着自己的火力。佐佐木率领的这个步兵小队从淞沪会战开始一路都是伴随在步兵大队的指挥官左右，一般都是负责清扫战场的任务，虽然战斗经历了不少，但是担任主攻还是首次，突然遭到了敌军的袭击，部队好一阵混乱。但这支部队是日军精锐之师一零六师团下辖的部队，在这突然打击下造成的短暂慌乱，在各个战斗小组军曹长的指挥之下迅速恢复了过来，而97式中型坦克也立刻开始转向寻找一连最强的几个火力点。

97式坦克上的同轴7.7毫米机枪瞬间打出了一拨弹雨，打得一排的机枪阵地上顿时石屑飞溅，两名操作捷克式轻机枪的机枪手顿时被打成了血葫芦。不过由于陆蕴轩特意加深了战壕，又结合天然的石墙加固了沙袋和木排，虽然机枪子弹打得工事掩体上沙石纷飞，好在伤亡并不算大，两名士兵接过那阵亡机枪手手中的捷克式轻机枪，突突突又

开始压制起日军的步兵来。

97式中型坦克轰鸣着冲了过来，高大的车体反射着刺眼夺目的阳光，车身上还有被炸身亡的日军士兵的斑斑血迹，显得格外狰狞。坦克上的97式7.7毫米同轴机枪猛烈地扫射着，巨大的炮塔旋转着，向着四周但凡能射出子弹的一连火力点倾泻着炮弹，威慑着四周的敌人。

沉重的车身碾压过一排阵地前的布雷区，一路之上“砰砰轰轰”触发了六七枚地雷，爆炸声、弹片接触装甲被反弹开的刺耳的摩擦声都令人难以忍受。97式中型坦克瞬间被大片的火光和烟雾所笼罩。

隐蔽在战壕里，工事后的一排士兵也趁着这个当口，好像事先约好一般，同时抛出了十几个手榴弹，有些还是三四个捆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在这样近的距离上，这么大的目标，用一排副排长张德志的话来说“就是个娘们都能把手榴弹给老子扔到炮塔车盖上”。轰轰——爆炸伴随着硝烟四散开来，97式主战坦克上那挺同轴机枪顷刻之间就被炸飞了。

奇哈97式中型坦克虽然从它服役之时起就已经注定落后于时代，它的装甲防护能力薄弱，70毫米以上的步兵炮在二百米距离之内就能击穿它的装甲，而且配备与同时期美制、苏制、德制的坦克也不是同一个档次，不过好歹也是日军步兵的王牌武器，被十多枚手榴弹直接命中了炮塔和前车体后，它依然怒吼着向前挪动着，像一头受伤但却没有丧失战斗力的巨兽一般危猛十足。

这辆97式坦克又艰难地向前开了五六米，车体猛地一颤，57毫米口径的主炮瞄准山地制高点的那个重机枪掩体开火了，一发榴弹呼啸一声立刻将马克沁重机枪所在工事炸塌了下来，机枪火力点之中的两名机枪手以及一名配弹手全被埋在了断木石块之下。还未等陆蕴轩指挥手下抢救伤员，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一枚70毫米曲射步兵炮发射的榴弹直接命中了陆蕴轩所在的连部指挥所，烟尘顿时将陆蕴轩连部一个班在内的众人笼罩其中。

随即嗖嗖嗖，炮弹在飞行之中的破空之声陆续传来，三枚89式掷弹筒发射的小型炮弹呼啸着落在了已经被炸塌一半的一连指挥哨所里。好在这89式掷弹筒没有精确瞄准装置，射中与否主要是看射手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巨大的爆炸震得整个哨所顶部的木排以及沙袋破裂开来，但好歹没有直接命中哨所内部，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但当连部哨所的重火力暂时被迫击炮压制的时候，那辆97式中型坦克却又从烟雾中冲了出来，继续向着一排阻击阵地开进。

“好家伙，这王八壳子果然难啃！”二排排长崔建从一大堆沙土以及断肢之中探出

头来，伸手抹了一把满是血污的脸膛，看着好似发狂的巨兽一般冲入了一排阻击阵地的97式中型坦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大铁壳子真耐打啊！要是寻常的载重卡车，挨了这么多集束手榴弹，早就烧成个大火球了！”陆蕴轩身边的小战士张朝才从沙袋上探起头来，咳出了一大口沙土。

“别愣着，给我狠狠地打！打履带，打散热器！跟我攀上车顶，撬开车盖，让小鬼子尝尝我们的手榴弹的滋味！”前沿阵地上，一排长赵胜才嗖的一声丢出了一枚手榴弹，炸倒了三个尾随着97式坦克的日本兵，招呼着身边被坦克炮火压制得几乎抬不起头来的一排士兵。听到赵胜才的招呼，几乎同时，数个吼声从工事里响起，在场的中国军人个个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看惯了自己的亲人、战友在自己的身边一一倒下，自己却是毫无办法。如今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又怎能轻易放过？不就是一辆王八壳子么？就是用牙齿咬，也得把它整死！

此刻已然冲入一排阵地的日本97式中型坦克，轻易地碾过了沙袋和木排构筑成的掩体，笨拙地原地转向着，柴油引擎咆哮着喷出大股的浓郁黑烟，车顶的炮塔转动着，虽然与主炮同轴的7.7毫米口径机枪已经被集束手榴弹炸断了，但是仗着那门57毫米口径的主炮的威力，还是像一头凶猛的地狱恶兽一般，肆意地收割着眼前这群士兵蝼蚁一般的生命。

五六个中国士兵趁着主炮停歇的当口，发一声喊，躲过了日军机枪手扫射而来的子弹，迅速攀上了坦克的车身。不过由于缺乏反坦克作战的经验，大家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像蚂蚁一样附着在它身上。有拿工兵铲砍的，有拿枪托砸的，还有用刺刀试图撬开车顶上的盖子的。

“别愣着，用手榴弹炸坦克的履带！履带一炸断，这王八壳子就得趴窝！”赵胜才跳脚怒骂道，“还有你们两个，别对准装甲开枪，会崩到自己的！”赵胜才一边怒骂着，一边匍匐前进，将五个捆成一摞的集束手榴弹塞到了97式坦克的履带底下。一拉保险绳，手榴弹就开始“刺啦刺啦”冒白烟。赵胜才连忙就势一滚，落到了工事边上一个曲射步兵炮炸出的一米多深的弹坑里，赶紧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

稍远处几个或蹲或跪着的日本兵似乎意识到了赵胜才和坦克车身上的那几个中国兵在干什么，嘴里叽里呱啦一阵怒喝，举起手中的三八大盖和96式机枪，直接给了车身上的中国兵一梭子。三个中国士兵的胸口、后背上顿时腾起了一阵血雾，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一个倒栽葱就从坦克车身上倒了下去。

就在日本兵继续扫射坦克车上幸存的几个中国兵的时候，那辆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的97式坦克还没来得及继续发威，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那五个手榴弹捆扎

而成的集束手榴弹爆炸了，烟尘顿时将坦克和车身上的中国兵笼罩在内。

在强大的爆炸声中，那辆作战全重足有十五吨的97式中型坦克的履带终于被炸断了，坦克底盘也在接二连三的爆炸之中终于承受不住，被炸出了一个窟窿，开始有一股股的浓烟从散热器以及机枪射击孔里飘散出来。

砰的一声，97式中型坦克车顶的车盖被打开了，一个被浓烟熏得好似獬豸一般的日本兵率先从车体里爬了出来，一边大声地咳嗽着，一边伸手拉着车内的人。没有死伤，但是被浓烟熏得难受的佐佐木和坦克成员连忙向外逃命，五个人刚从战车中跳出。突突突——在被炸塌的机枪掩体里，二排长崔建和两名士兵又分别将这挺马克沁重机枪给刨了出来，7.92毫米的子弹瞬间形成了一片弹幕，直接雨点般打在了坦克车上，瞬间打得坦克上的装甲火花四射。7.92毫米的子弹穿透力极强，瞬间就把两名跳出坦克的日军士兵打得血肉横飞，另外一名日本兵甚至被马克沁重机枪的子弹直接拦腰打成两截。

“八格牙路！该死的支那人！你们给我等着！”佐佐木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在幸存的一名坦克兵的搀扶之下，猫着腰一瘸一拐地向着山脚下溃逃而去。眼见得指挥官负伤，其余的日军也无心继续进攻，草草地向着一排阵地扫射了一阵，发射了几枚迫击炮弹就互相交替掩护着退了下来。经过十五分钟的战斗，试图占领山头阵地的日军除了丢下二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一辆冒着黑烟、履带断裂的97式坦克之外，却是连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都没能突破。

从望远镜里看到佐佐木率领的日军小队狼狈退溃，97式中型坦克因燃烧而产生的滚滚浓烟，第三步兵大队的指挥官藤原的整张脸已经由于愤怒而变成了猪肝色。紧紧握着佐官刀的左手关节，因为过于用力而隐隐发白，大拇指轻轻一弹武士刀的护腕，锋利的剑刃已然出鞘，在烈日之下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杀气逼人。他猛地扔掉手中的望远镜，隐藏在金丝眼镜背后的双眼已经通红，他猛地抽出佐官刀，冲着眼前的那个小小的山头怒吼道：“全体火力预备，火炮全部覆盖敌阵地！为了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给我狠狠地打！”

看到藤原那副怒不可遏的态势，周围的日军官兵们都是内心猛地一阵战栗。接到命令的日军大队直属炮小队立即将四门70毫米曲射步兵炮从卡车的脱钩上卸载下来，支起支架，调整射击弹道，瞄准装填弹药。而一边的大队直属迫击炮中队也扛出了八门迫击炮。只不过三分钟时间出头，日军步兵大队直属火炮和其余的四辆97式中型坦克全部对准中国军队的山头阵地开火了。嗖嗖嗖，炮弹在空中的高速摩擦产生的破空之声络绎不绝，随即第一连的阵地及阵地纵深上几个主要的支撑火力点响起了一连串或清亮或沉闷的爆炸声，天空中瞬间塞满了炮弹撕裂空气时发出的尖啸音。